

总要有人超越村上春树,于是,
台湾有了王信。

十三座 海洋



e 馆藏丛书

文字 王 信
绘图 郑慧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三座海洋

文字 王 信
绘图 郑慧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座海洋 / 王信(文字); 郑慧荷(绘图).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4

ISBN 7-5339-1777-4

I. 十… II. ①王…②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5779号

浙江省版权局: 图字: 11-2003-17号

丛书策划 夏 烈 鲍 嫒

责任编辑 鲍 嫒

装帧设计 王 坚

内页制作 王 坚

本书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十三座海洋

王信(文字) 郑慧荷(绘图)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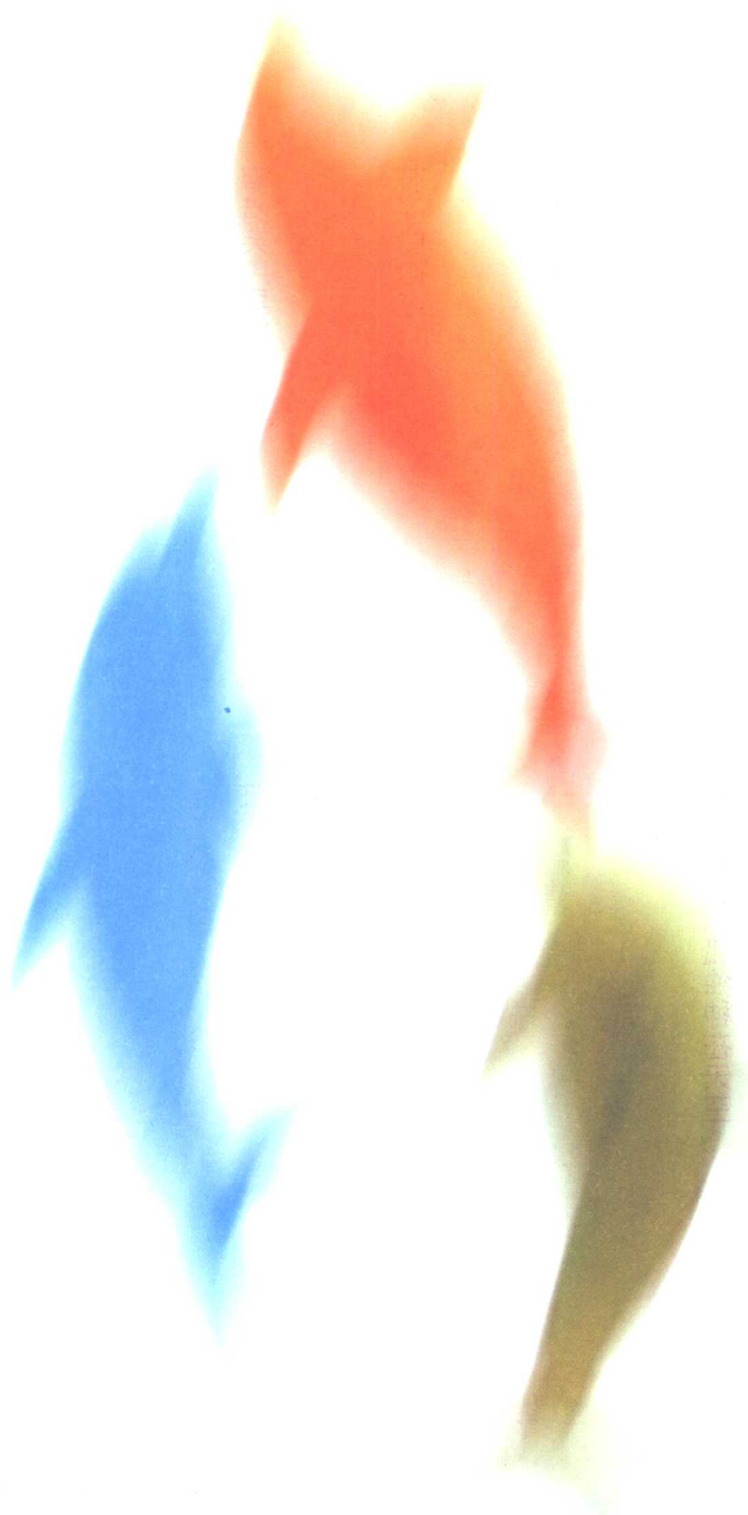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4.5 印数 0001—8000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777-4/I · 1563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黑雾酒店	1
蜜蜡笑声里的灰尘	6
驴梦	10
十二岁的草原雨	16
苜蓿的口红	22
删节号练习	28
相聚一刻	32
再见箱舟	38
香水海	44
崑宁静的海	48
棋魂	56
三进酒	59
午后的真相	62
冰城传奇	68

爱的亡灵	72
逐日	78
气态的约束	82
脏手	86
蝶罪	90
十三座海洋	94
伤逝	100
他人的幸福	103
雪女	106
总体经济学	109
我的Vietnam和你的秘鲁	112
逃亡曲	116
他把细长的孤独种在天空	122
鸡的崩溃	124
双生双灭	127
石城	130
温侯	134

黑 雾 酒 店

在黑雾酒店遇见象，他问我近来好不好。

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好不好。

象的步履迟缓，声音低沉，眼皮半盖着眼睛，象足因过度的步行而磨损结茧。他在我对面坐下，点了两杯 Tequila Sunrise，他知道我喝这个。

象的身躯虽属小号，却已足够让酒店显得拥挤。

对于象，我总觉得他拥有特殊的智慧。

地下室型的酒店里，飘浮着沉沉的雾气，隐约有几道幢幢的黑影进出。从酒馆的天窗望出去，外面的世界像个水族箱似的，几条忙碌的鱼正来回梭游，偶尔几条鱼透过天窗向酒店投来疑惑的眼神，立即如触电般将眼神荡开。

“近来甜酒和竹叶都稀少。”象晃动他那蒲扇般的大耳，象鼻毫无精神地下垂，显得有些哀伤。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便举起手边的 Tequila Sunrise，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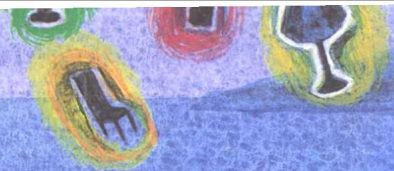
啜了一口，一道淡淡的辛辣顺着喉咙直落至胃部，似乎在胃部溅起水花。

四周的空气倏地僵硬起来，我想转动脖子，一阵嘎喇生涩的震颤从颈脖直传下去。象点燃一支香烟，一缕烟雾在固体般的空气中艰难地寻隙上升。

幸好猫人推门进来。

猫人刚进来的时候，神态相当颓丧，胡须如同被抽去骨头般松软地垂在两颊，眼神像粘在地上似的，迟迟无法起身。

等到他一发现我们，宛如注入过量的强心剂，笑容迅速从两颊



堆高，胡须也跟着直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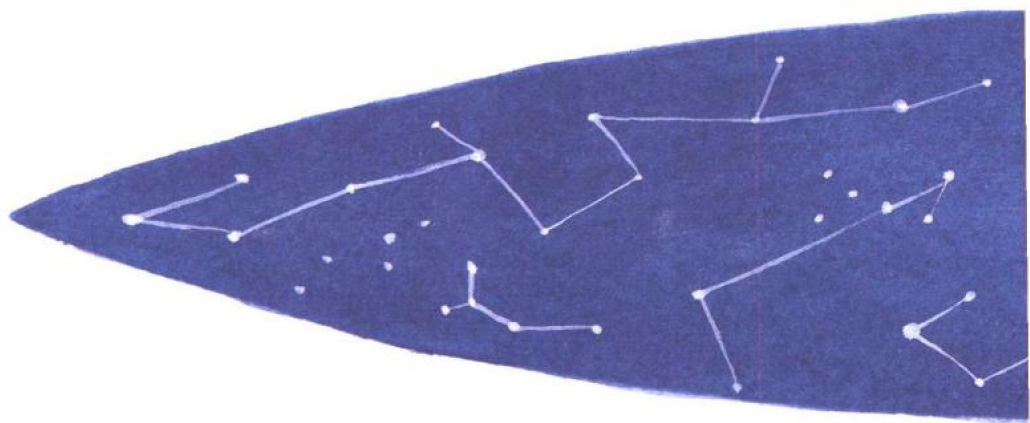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你们常来这里，不然我们可以常常见面。”

猫人总能在两种落差巨大的心情间快速切换，这一点我很佩服他。

猫人笑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猫笑的样子。你能想像猫笑的样子吗？这似乎给猫人添上一层狡诈的气味，事实上猫人并非这类人，至少，以前不是。

象转换了一种坐姿，肥厚的大腿略显勉强地交叠在一起，这样的坐姿，髌骨之间一定不舒服。

象曾在场惨烈的围猎中伤了左后足，后来行动一直靠其他三足掩饰着，不晓得现



在怎么样，刚才象进门时倒忘了注意。

这时，酒店飘起灰灰蓝蓝的感伤的音乐，没有空隙的音乐，填满每一毫秒每一微秒时间的破洞。我招手请酒保将音量调大，象和猫人都不自觉地闪现出稍纵即逝的、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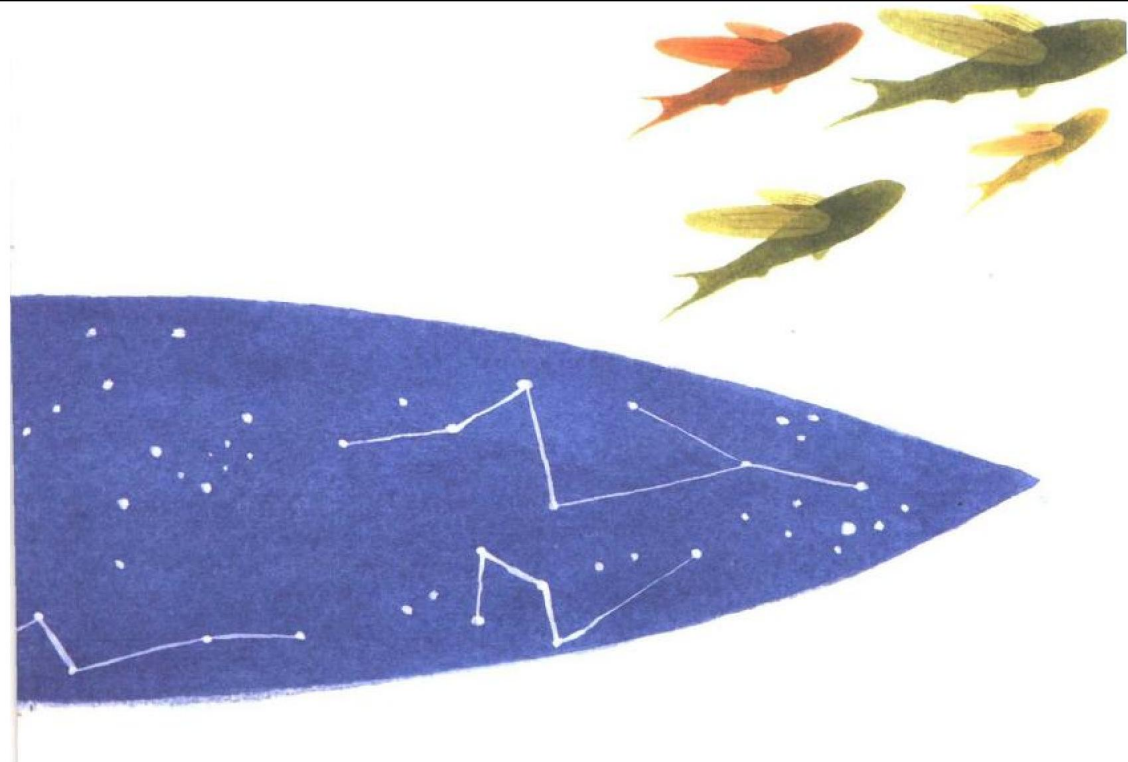
“你在这儿没事吗？”

听到猫人这句话，我感觉好像在泥泞地上滑了一跤，虽然爬起来了，但还是有些狼狈。

“不，我待会儿得赶地铁。”

事实上我并不赶地铁，但我觉得不能让他们认为我在这儿无所事事，夜间地铁特有的清爽感，使我不排斥毫无目的的搭乘。

后来三人都没再说什么，间或穿插一些关于鱼骨头的话题，也



都像劣质的火柴，一点燃随即熄灭。

黑雾酒店外的天空，巨蟹座缓缓向太阳靠拢，这时是夏季，天空晴朗得像水洗过一样，一颗颗大小星星清清楚楚，十二星座在黄道带上游走浮沉。等到太阳爬过狮子座和处女座，贴近天球赤道的秋分点，就是秋天了。

走出酒店时，我猛地想起，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和象、猫人，其实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蜜蜂笑声 里的灰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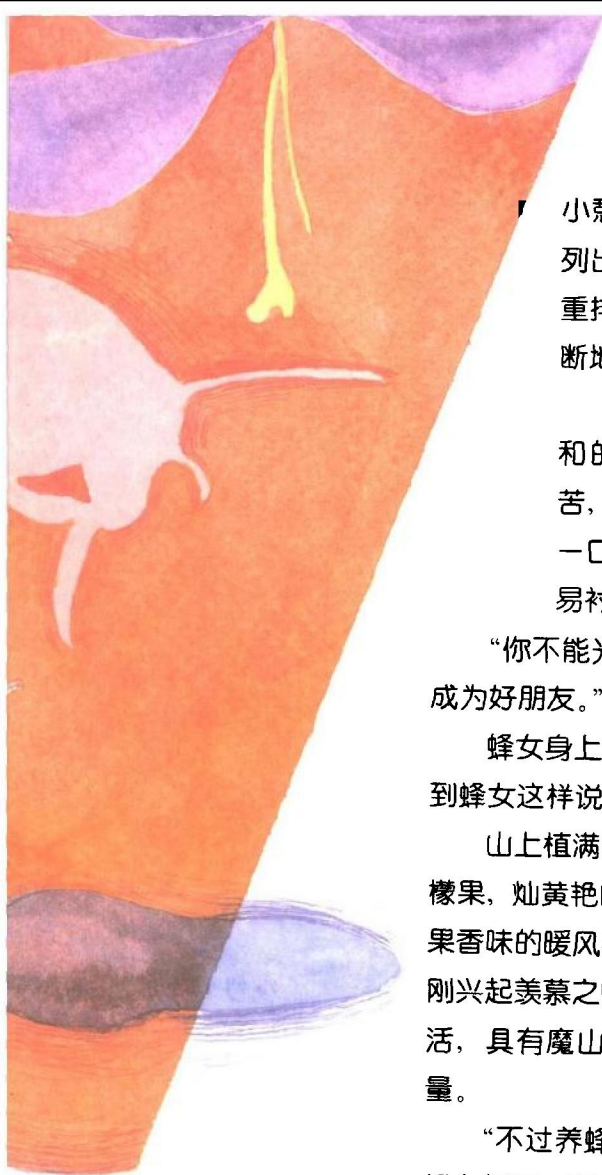
山上的养蜂场有位女孩，
饲着满山的蜜蜂，不知道她的名字，
习惯叫她蜂女。

蜂女爱笑，爱喝蜜，也爱请朋友喝蜜。“喝蜜呀。”对陌生的外来朋友，蜂女殷勤地招呼着。住在养蜂场上的蜂女，并不了解平地的生活。

“啊，啊。”刚从山下上来的我，不习惯这种天真的感情，像卡在两个世界的交界，一时找不出词汇来应对。

蜂女穿两截式的豹纹皮衣，戴着用废弃小蜂巢做成的发夹，露出白皙的肩、腰、大腿供飞舞的蜜蜂





小憩，偶然蜜蜂在蜂女身上排列出图案，随蜂女移动又飞开重排，看来就像蜂女的衣着不断地变化。

蜂女调的蜜，在一大片柔和的甜味中浮沉着细粒的酸苦，新的一口刚含在嘴里，前一口后劲已经涌回，让人容易衬托出甜味的真实。

“你不能光喝他们的蜜，你得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蜂女边帮我倒蜜边笑着说。

蜂女身上盘旋着几只肥胖的蜜蜂，听到蜂女这样说，蜜蜂似乎也很高兴。

山上植满适宜酿蜜的龙眼花、柑橘和檬果，灿黄艳白，覆盖整个山丘，夹有花果香味的暖风托着蜂群懒洋洋地掠过。才刚兴起羡慕之情的我忽然觉得，山上的生活，具有魔山般易于令人沉溺的腐蚀力量。

“不过养蜂人最怕的是蜜蜂的反扑。”蜂女顿了一下，接着说，“蜂群会像中邪似的，翻脸不认人，这时候连逃命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任由蜂群活活叮死。”

我穿着皮的长袖长裤和长统马靴，全身密密实实，蜂群来时，我只需用围巾护住脸面便不会受伤，来蜂场前我早有准备，毕竟我是来自平地的族类。

“所以每次喝蜜，都有一股来去生命的感情哩。”蜂女笑着说。

这样说来，采蜜其实是种浪漫的职业。对这种没有距离的关系，固然是我所向往，但心中隐约觉得，果真达到这种关系，反而有股杂质灰尘般不明朗的危险存在。这片带甜味的灰尘，就像蜜里的酸苦，如果把它析开就会使蜜显得虚假，若不析开却又有使蜜质变的可能。

爱笑的蜂女，呱呱地和我聊起蜜蜂的舞蹈和脾气，一边缓缓将炼好的蜜蜡倒进圆滚滚的小瓮。我揉揉眼睛，仿佛对面坐着的是位蜂群簇拥的美艳女王蜂。像光幕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金黄色蜜蜡，夹着蜂女的笑声，呵呵地流进我心里。

几个月后，厌倦了平地的机巧生活，我又上山。养蜂场已完全荒弃了，遍地是掉落的蜂巢和微腥的腐味，巨硕的绿头苍蝇嗡嗡鸣飞，在一片不祥的乱草堆里，我找到断了气的蜂女。

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蜂女，身上聚满了蜂尸，像穿着一件全身破洞、无数蚂蚁窜出钻入的金缕衣。蜂女的表情，并没有多大的痛苦，反倒有种明了世故的苍凉。我望着蜂女浮肿的脸，正准备找把铲子掩埋她时，金黄色熟透的蜜，从她的腰囊中，流眼泪似的，汨汨地爬过尘土沙石地，一条蛇般走远了。







驴 梦

在驴子拜访我的前夕，我像悠游深水的比目鱼，我的生活充满流动，好像随便一抖就能掉出好几个点子，连趴在办公室小憩都能有一堆奇妙的梦，每天精神抖擞仿佛刚出生到这个世界，有无数新鲜待我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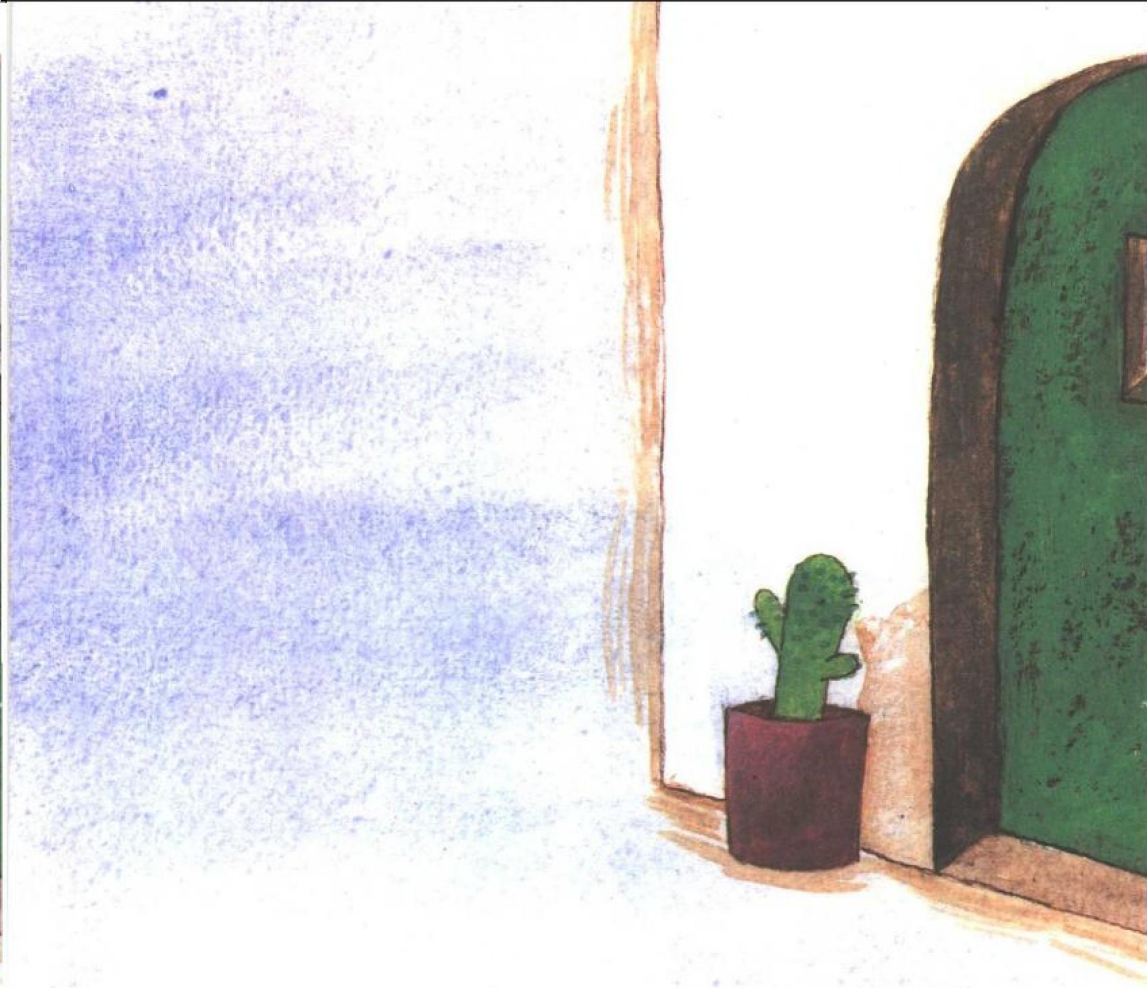
然后一个奇特的夜晚来到。

先是只看来很怕生的褐色公驴，拘谨地跑来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可以呀！”我好客地拉开大门，他立刻把我当成好朋友似的迈开大步，带着他的爱侣走到客厅的角落。我有点吃惊，原以为只是一只，但感觉上他们似乎很恩爱，便不好说什么，回书房继续看我的书，喝自己调的 Tequila Sunrise（我应该去当酒保的），听 Bob Dylan 嘶哑的歌声。

像数十年的老邻居似的，驴和我有异样的默契，他们恬静而明确地占据我客厅的一角。看着他们入睡、起床、散步、说悄悄话，我竟感到未曾体验过的莫大幸福。

很快的，有喜鹊在窗棂鸣叫的早晨，醒来时我已分不清现实和梦幻，庄严的客厅里，驴爸爸驴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凝望着蜷在被窝里的褐色肉球，空气浮动着一股浊重的喜悦，褐色肉球倏地颤抖了一下，原来是只新生的小驴。梦中所听见的喜鹊叫声，莫非





是夜里驴妈妈痛楚的呼唤？我揉揉眼睛，驴妈妈正伸长舌头舔净小驴肮脏的身躯。看到这情状，我几乎想爬进温暖的驴窝，变成驴族的一员。

我养着驴子的事实，逐渐在亲朋间扩散开来，像我得了瘟疫似的，往昔的访客纷纷走避，偶尔有好奇的朋友过来丢下一句：“真特别！”随即惊恐地夺门而出，慢慢地让我觉得我是孤独地生活在驴的国度里。

后来，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开始排泄、繁衍，还好驴